

登步島大捷的回憶

奮戰不懈

寫下國軍戰史 光輝一頁

士氣高昂

血腥與艱苦中捍衛國家

傅偉志與曾玉琪都參與了登步島戰役，雖然時隔近七十年，往事仍歷歷在目。

「太慘烈了！整個連打剩下一個排副及十幾位士兵！」傅偉志從陸軍軍官校畢業後，分發到第六十七軍擔任少尉，民國三十八年十月隨部隊轉進舟山。十一月三日共軍強攻登步島，我守軍第二二師傷亡慘重，砲臺山等制高點皆失守，僅存部隊退守雞冠礁等最後陣地，繼續戰鬥；因登步島是舟山門戶，我軍不能失守。

三日晚間，第七十五師師長汪光堯在雨中召集部隊訓話，指同屬胡璉部的十八師及二一八師，在古寧頭打了漂亮仗，另外，國家至今已達「退此一步即無死所」之境，「我們部隊也要爭一口氣」；並宣布第二二四團將配屬給六十七師增援登步島。

步島。第二天，我軍由沈家門港登上商船，登船前當地百姓煮粥、做餅乾為我們加油打氣，大家士氣非常高昂。

四日船駛達雞冠礁後，全員涉水登岸。一上岸我們立即超越守軍陣地，向砲臺山發動攻擊，戰事非常慘烈。我是第七十五師二三四團機槍連少尉排長，排上有兩挺白郎寧機槍，陣地位於攻擊部隊後方，提供火力支援，只見其他各連的連長、排長身先士卒，帶著弟兄一波波不斷的往砲臺山進攻，雙方部隊互丟手榴彈、以刺刀短兵相接，傷亡慘重，我軍第四連的連長、排長全數英勇陣亡，第五連更只剩下一位上士排副與十餘名士兵。



▲傅偉志（上）所屬部隊當時增援登步島；曾玉琪（下）擔任照顧第一線傷患的任務。（記者林建榮／攝影）

是沒有實戰經驗的新兵，戰鬥都由連長、排長們帶頭向前衝，所以幹部的傷亡尤為嚴重！」傅偉志說。經過反覆衝殺，我軍收復砲臺山陣地，登上陣地時，只見我軍與共軍的屍體相互枕藉。

共軍隨即於五日派出最精銳的六十一師一八八團奪回砲臺山，一八一團為共軍的教導團，配有衝鋒槍，我軍第二二四團全力死守陣地，團長蕭宏毅負傷。此時敵軍主力集結在流水岩附近，我軍六十七師二〇二團增援，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，反覆衝殺十一次，終於將敵全數殲滅；我軍也付出極高的代價，二〇一團第二營營長藍文光及連長史一之、盧顯光也在戰鬥中殉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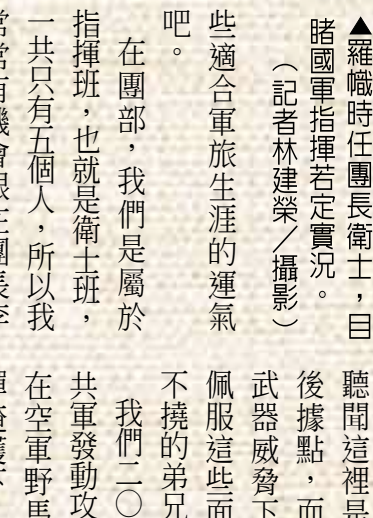
【受訪者】
●傅偉志，陸軍官校二十三期，陸軍少將退役。
●曾玉琪，民國二十三年生，時任六十七軍政工隊少尉隊員。

（傅希堯／採訪整理）

「血，整個身上都是血，有些受傷官兵扶起來，就倒下了！」曾玉琪當時是隨部隊支援登步島的政工隊隊員。在戰亂時代出生的她，原本只是個單純的高中生，因見國家危難，毅然投筆從戎，成為第六十七軍的一員。

第六十七軍配有三十三名政工隊隊員，因戰事激烈，於十一月四日隨部隊調到登步島前線支援看護任務，照顧由第一線送來的傷患。

「我們不但為傷兵包紮急救，也餵他們吃飯。在前線連被子都不夠用，只能把被面與棉絮分開，分頭使用。」戰場的腥臭與戰士們的艱苦，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體會，絕對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。



▲傅偉志（上）所屬部隊當時增援登步島；曾玉琪（下）擔任照顧第一線傷患的任務。（記者林建榮／攝影）

我是廣東興寧人，民國三十六、七年時，因中共作亂，家鄉一片狼藉，當時國軍正在招募新兵，我在因緣際會下，加入胡璉將軍的第十二團行列，那時我的身高比步槍還矮，不過因為受過童子軍訓練，身形與氣質比其他新兵可能還算出色。

某大部隊隊友歡迎我，一輛車剛好在我身旁停下，車內走出一位長官，隨口問了些問題，我一一據實以告，最後只見他向身旁的軍官說：「把他調到第二〇一團李向辰團長的團部裡吧。」稍後到了團部，我還不知道那位長官是誰，猜想是地方政府的科長，後來得知「他」是第十二團第六十七軍的軍長劉廉一中將時，我難以置信，或許就像之前算命師說的，我有

向辰身邊跑東跑西。我所屬的第六十七軍，按照舟山防衛司令部部署，是擔任預備隊，在舟山本島和各島嶼之間機動運用。後因戰事需要，也參與登步島戰役，以下就個人印象較深刻的部分略敘之。

戰事爆發後不久，本團奉命前往沈家門碼頭，因為當時已經沒有登陸艇可資運用，所以我們乘坐「仲愷號」商船。到了登步島靠岸時，共軍砲火已經打過來了，又因為是商船，沒有登陸設備，只能停在海面，官兵冒著砲彈雨，下船涉水登岸。我一跳下水，因為身高不夠，差點被浪頂，只感到身旁有隻手把我「提」出水面，轉頭一看原來是身材高大的團長。到了岸上，部隊稍事整理，才

聽聞這裡是友軍堅守島上的最後據點，而讓我們在沒有直射武器威脅下安全登陸，我非常佩服這些面臨共軍猛攻仍不屈不撓的弟兄們。

我們二〇一團在十一月五日對共軍發動攻擊，第二、三營官兵在空軍野馬戰機的掃射及煙幕彈掩護下，向共軍盤據的流水岩高地衝鋒，剛開始向上衝時，山上共軍突然滾下許多大石塊，許多國軍弟兄被砸得非死即傷，現場血肉模糊，倖存弟兄趕緊退回陣地。經過約半小時整頓後，繼續組織一波衝鋒，但共軍頑強的抵抗，又增加國軍不少傷亡，包括好幾位連級幹部。就這樣來回，國軍雖然無法攻上高地，但始終士氣高昂，指揮系統未亂，終於在第十一次衝鋒後，約在下午三時攻克流水岩高地。

稍後我看到團長打電話至各陣地，其中一通是給第二營營長藍文光，首先嘉勉他及部下官兵的英勇，再請他趕緊整頓陣地，接著指示將團指揮所移至流水岩。此時電話中突然傳出一連串巨大砲聲，電話就斷了；

【受訪者】
●羅職，民國二十年生，時任第六十七軍第一〇一團團長衛士。（陳麗彬／採訪整理）

拼裝戰車奏功

古寧頭戰役大捷的無名英雄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爆發的古寧頭戰役，是臺灣海防衛作戰中一場重要戰役，國軍贏得勝利的重要武器之一，是以美軍留在菲律賓的報廢戰車拼裝而成的戰車。當時有一批維修人員在戰前將戰車成功拼裝，並修復至可用，使拼裝戰車進而在古寧頭戰役中大放異彩，成為這場戰役中的無名英雄，其中一位維修技術士劉紹元功不可沒。

劉紹元於民國十八年出生，湖北省宜都縣人，父母於他幼年時因戰亂過世，當時將夫人收留一批遺孤，他幸運是其中之一，後來也跟著蔣夫人信奉天主教。雖然被收留，但因當時戰亂，能資助他們的生活物資不多，蔣夫人總是鼓勵他們不要放棄人生，並派他們到民間幫忙，順便賺點食物吃。由於他年紀較大，被分派為孩子班頭，每天帶著小朋友去較富裕的家庭做打掃之類的零工。

那時的生活非常困苦，蔣夫人仍堅持他們一定要讀書，以後出人頭地、報效國家，但孩子裡面就只有劉紹元識字，恰好另有一個中美混血兒會講英語，於是就由劉紹元教國語，另一個教英語；因為很認真學習，劉紹元至今仍通英語會話。

劉紹元十六歲時被派往當時的四川陸軍機械化學校受訓兩年，培養出熟練各項輪車、裝甲車修護的能力，十八歲投身軍旅擔任維修技術士（非正式軍職），跟著國軍撤退到彰化，經重新整編納入戰車第三團第三營，後到臺中豐原一帶整訓，半年後部隊奉命前往金門駐守。

他說，部隊雖稱做戰車營，但根本沒有裝甲車，營長陳振威知道劉紹元與蔣夫人熟識，請他透過關係向夫人報告這個問題，後來經

過外交溝通，我國派一批人前往菲律賓蘇比克灣，接收美軍遺留已經報廢的MSA1戰車。戰車運回來後發現有太多零件不足，無法拼修，又奉命去菲律賓拆卸可用的零件回來。劉紹元說，他為了報國，認真學習修護技術，加上英文不錯，看得懂英文版的技術手冊，於是就在他依手冊的作業說明，指導後勤保修人員搶修、拆卸，大夥兒將妥善的引擎、炮管等零件一個個拆下、拼裝，成為日後古寧頭戰役中我軍的「主力」之一。

劉紹元說，這是很重要的關鍵，因為第一次運回來的戰車無法使用，共軍據此研判，金門的戰車是僅有唬人作用的移動碉堡，因此誤判金門戰力，認為國軍反擊的力道不足，可輕鬆登陸占領，以致降低警戒。實際上，國軍早已用最快的速度，陸續修復多輛戰車。

古寧頭開戰前的二十四日凌晨，有三輛戰車（編按：國防部史料為一輛）陷在壘口海灘無法動彈，劉紹元與同袍奉命前往第一線搶修作業，期間不畏陷身槍林彈雨，修復受損戰車，使有「金門之熊」之稱MSA1戰車維持妥善，確保戰車營能夠輪番出動，可在現地即時接戰。

開戰後的十月二十六日，胡璉將軍抵達金門，除與各地區指揮官通話激勵士氣，並要求確認營上拼裝後的戰車是否可用，營長不敢保證，還特別把劉紹元叫來說明。開戰後第一波就出動十五輛戰車，第二波則增加到二十五輛，對敵展開掃蕩反擊，砲彈打完了就回來整備。經三晝夜的激烈戰鬥，終於獲得大勝。

戰後經國先生曾經召見他，戰後敘功卻沒有他，不過後來他被送往軍官團受訓，結訓後以少尉任官。歷經戰火洗禮的他，在民國六十一年以上尉退役後，離開金門到臺灣報考師專，最後落腳彰化當國小教師，並成家育有二子二女。

他笑說這輩子最開心的就是當老師，能夠作育英才，看著一代比一代更好，是最大的欣慰，如今與妻子活得恬淡和樂，長壽的祕訣就是保持規律生活、游泳和打太極拳。

古寧頭戰役爆發時，劉紹元只有十九歲，現在想起這場歷史重大戰役，仍像昨天剛發生一樣歷歷在目。劉紹元語重心長地表示，如果沒有民國三十八年的古寧頭戰役大捷，很難想像現今的臺灣金馬會變成什麼樣貌，「和平得來不易，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都應好好珍惜！」



【受訪者速覽】
●劉紹元，民國十八年生，上尉退役，時任戰車第三團第三營維修技術士。（彰化縣榮譽處林昌樹／採訪整理）

▲劉紹元（右）是古寧頭戰役的無名英雄，退伍後生活恬淡，喜愛書法。（林昌樹／攝影）